

資治通鑑

第十一冊

資治通鑑卷第十一

翰林學士劉敞次右議大夫知制誥兼侍講同提舉萬壽觀公事兼判集賢院上議軍河南縣開國侯食邑一千三百戶賜紫金魚袋臣司馬光奉
勅編集

漢紀三 起高祖六年至哀帝十四年

太祖高皇帝中

後學天台胡三省音註

五年冬十月漢王追項羽至固陵 徐廣曰固陵在陽夏晉灼曰即固始縣余案地志固始與陽夏為兩縣

宛上縣西北與齊王信魏相國越期會擊楚信越不至楚擊漢軍大破之漢王復堅壁自守謂張良曰諸

侯不從奈何對曰楚兵且破二人未有分地 李奇曰言信越未有分地之分也齊昭曰信等雖其不至固

宜君王能與共天下可立致也齊王信之立非君王意 言信自請為假王乃信亦不自堅彭越本定梁地

始君王以魏豹故拜越為相國 見上卷今豹死越亦望王而君王不早定今能取睢陽以北至穀城皆以

王彭越 地志睢陽縣屬梁國劉昭志穀城縣屬東郡春秋之小穀也地志穀城故城在濟南從陳以東傳

海與韓王信 陳古陳國地志之淮陽宋州也自宋州以北至濟州穀城際黃河盡以封彭越

人使各自為戰則楚易破也 易以漢王從之於是韓信彭越皆引兵來十一月劉賈南渡淮圍壽春遣人

誘楚大司馬周殷殷畔楚以舒屠六 舒春秋之舒國也地志舒縣屬廬江舉九江兵迎黥布 史記正義曰

州楚考烈王二十二年徙壽春號曰郢至王負芻並行屠城父隨劉賈皆會十二月項王至垓下 李奇曰

聚邑名汝下交翻張指三蒼注垓提名在沛郡史記正義曰按垓下是高岡絕嶺今兵少食盡與漢戰不

勝入壁漢軍及諸侯兵圍之數重 重項王夜聞漢軍四面皆楚歌悲恐楚歌者多難鳴時歌也師古

日楚歌者為楚人之歌猶吳飲越吟耳若以雞鳴為歌曲之名於理則乃大驚曰漢皆已得楚乎是何楚

人之多也則夜起飲帳中悲歌慨泣數行下 翻泣目中淚也左右皆泣莫能仰視於是項王乘其驥

馬名騅騅朱惟翻蒼白雜毛曰騅孔穎達曰騅毛是龍有二種之色相間雜麾下壯士騎從者八百餘人直夜潰圍南出馳走平明漢軍乃

覺之令騎將灌嬰以五千騎追之項王渡淮騎能屬者纔百餘人楚志陰陵縣屬九江郡括地志陰陵故城在濠州定遠縣西北

六十里迷失道問一田父田父給曰左給蕩亥翻左乃陷大澤中以故漢追及之項王乃復引兵而東

至東城東城故城在定遠東南五十里乃有二十八騎漢騎追者數千人項王自度不得脫度徒洛翻謂其騎曰

吾起兵至今八歲矣身七十餘戰未嘗敗北遂霸有天下然今幸困於此卒子恤翻此天之亡我非戰之罪也今

日固決死願為諸君快戰必潰圍斬將刈旗三勝之令諸君知天亡我非戰之罪也乃分其騎以為四隊

四鄉鄉讀曰嚮漢軍圍之數重項王謂其騎曰吾為公取彼一將令四面騎馳下期山東為三處於是項王大

呼馳下漢軍皆披靡呼火故翻披普彼翻史記正義曰靡言精體低垂遂斬漢一將是時郎中騎楊喜追項王郎中騎即漢官所謂騎郎項王

瞋目而叱之喜人馬俱驚辟易數里辟頻益翻易如字師古曰辟易謂開張而易其故處宋析國語補音易以敗翻未知其何據項王與其騎會為三

處漢軍不知項王所在乃分軍為三復圍之項王乃馳復斬漢一都尉殺數十百人復聚其騎亡其兩騎

耳乃謂其騎曰何如騎皆伏曰如大王言於是項王欲東渡烏江臣贊曰烏江在牛渚索隱曰按晉初屬臨淮括地志烏江亭即和州烏江縣是

也也晉初為縣水經曰江水又北得黃律口漢書所謂烏江亭長儀船待項王儀音徐廣曰儀音

王即此地余據烏江浦在今和州烏江縣東五十里即亭長儀船待項王烏江亭長儀船待項王

勁曰儀正也孟康曰儀音儀附也附船音岸也如淳曰南方謂整船向岸曰謂項王曰江東雖小地方千

儀索隱曰儀字諸家各以意解耳鄒認本作樣船以尚翻劉氏亦有此音

里眾數十萬人亦足王也願大王急渡今獨臣有船漢軍至無以渡項王笑曰天之亡我我何渡為且籍

與江東子弟八千人渡江而西今無一人還縱江東父兄憐而王我我何面目見之縱彼不言籍獨不愧

於心乎乃以所乘騅馬賜亭長令騎皆下馬步行持短兵接戰獨籍所殺漢軍數百人身亦被十餘創被

義翻創見漢騎司馬呂馬童曰若非吾故人乎馬童面之張晏曰以故人難觀斬之故背之也如淳曰

初良翻顧見漢騎司馬呂馬童曰若非吾故人乎馬童面之面謂不正視也師古曰如說非面謂背之不

正向也面縛亦反背而縛之杜元凱以為指示中郎騎王翳曰此項王也項王乃曰吾聞漢購我頭千金

但見其面非也貢父曰面之直向之耳

邑萬戶史記正義曰漢以一斤金為千金當一萬錢也余謂吾為若德班書德作得鄧異曰令公得我以

功德之德一斤金與萬戶為多不稱正義之說未可為據也功也史記作德徐廣曰亦可

人籍有恩德於己余謂羽蓋謂我為汝自刻以德汝乃自刎而死粉翻王翳取其頭餘騎相蹂踐丸翻

爭項王相殺者數十人最其後楊喜呂馬童及郎中呂勝楊武各得其一體五人共會其體皆是故分其

之地謂之番君其以芮爲長沙王吳芮封衡山王都鄱今封長沙王都鄱湘番蒲何翻又曰故粵王無諸世奉粵祀秦侵奪其地使

其社稷不得血食諸侯伐秦無諸身率閩中兵以佐滅秦項羽廢而弗立今以爲閩粵王王閩中地粵王句踐之後秦取其地置閩中郡今復以封之師古曰閩越今泉州建安是其地徐廣曰今建安侯官地史記正義曰今閩州又改爲福應劭曰閩音文飾之文師古曰非也音緡閩人本蛇種故其字從虫

帝西都洛陽夏五月兵皆罷歸家詔民前或相聚保山澤不書名數今天下已定令各歸其縣復故

爵田宅復還也吏以文瀟教訓辨告師古曰辨告者分勿管軍吏卒爵及士大夫以上皆令食邑臣瓚

制列侯乃得食邑今士大夫以上皆食邑謂古曰士大夫公大夫上大夫皆謂之大夫非士大夫已下皆復其身及戶勿事應劭曰不輸戶

謂役使也師古曰復其身及一帝置酒洛陽南宮洛陽故城南宮在洛陽洛陽東北二十六里上曰蔡邕

言上不敢言尊號耳徹侯諸將毋敢隱朕皆言其情敬通也應劭曰言其功德通於王室吾所以有天

下者何項氏之所以失天下者何高起王陵對曰張晏曰後避武諱改曰通侯先對臣瓚曰漢帝年紀有

將軍臣陵臣起師古曰張說非也若言高官者起則丞相高祖時奏事有

張良陳平之屬皆在陵不得而先對也姓諸齊太公之後食采於高因氏焉陛下使人攻城略地因以與

之與天下同其利項羽不然有功者害之賢者疑之此其所以失天下也上曰公知其一未知其二失運

籌帷幄之中決勝千里之外吾不如子房填國家撫百姓給餉餽不絕糧道吾不如蕭何與讀曰鎮連百

萬之衆戰必勝攻必取吾不如韓信三者皆人傑吾能用之此吾所以取天下者也項羽有一范增而不

能用此所以爲我禽也羣臣說服曰悅韓信至楚召漂母賜千金召辱已少年令出跨下者以爲中尉見事

九卷元年漂匹妙翻告諸將相曰此壯士也方辱我時我寧不能殺之邪殺之無名故忍而就此彭越既受漢封

田橫懼誅與其徒屬五百餘人入海居島中海中山曰島史記正義曰海州東海縣有島山去岸八十里

丁老翻帝以田橫兄弟本定齊地齊賢者多附焉今在海中不取後恐爲亂乃使使赦橫罪召之橫謝曰臣

烹陛下之使鄒生事見上今聞其弟商爲漢將臣恐懼不敢奉詔請爲庶人守海島中使還報帝乃詔衛

尉鄒商曰班表衛尉秦官齊王田橫即至人馬從者敢動搖者致族夷從才用翻言乃復使使持節具告

以詔商狀周禮司節掌守邦節辨其用以輔王命註云節者執以行爲信邦節珍圭牙璋穀圭琥圭璠圭

之節用璽道路之節用旌審此則古之所執以為信者皆謂之節自秦以來有璽符節則璽自璽符自符節自節分為三矣漢之節即古之旌節也鄭氏註曰符節為漢宮中諸官詔符璽節為漢之印章旌節為漢使者所持節則知漢所謂節蓋古之旌節也鄭氏註曰符節為漢宮中諸官詔符璽節為漢之印章旌節為漢使者所持節則知漢所謂節蓋古之旌節也鄭氏註曰符節為漢宮中諸官詔符璽節為漢之印章

為信以竹為之柄長八尺以旄牛尾為之旛三重此漢制也曰田橫來大者王小者乃侯耳不來且舉兵加誅焉橫乃與其客二人乘傳詣洛陽為駕傳急者乘一乘傳師古曰蓋今之驛古者以車謂之傳車其後單置馬謂之驛騎漢律諸當乘傳及發駕置傳者皆持尺五寸木傳信封以御史大夫印章其乘傳參封之參三也有期會累封兩端各兩封凡四封乘置驛傳五寸木傳信封以御史大夫印章其乘傳鄉一本此但擇焉而不精語焉而不詳耳終不若顏說簡而明傳張懸翻未至三十里至尸鄉廩置

廩置謂置馬以傳驛者橫謝使者曰人臣見天子當洗沐因止留謂其客曰橫始與漢王俱南面稱孤師古曰王者自稱曰孤蓋為謙也老子道德經曰貴今漢王為天子而橫乃為亡虜北面事之其恥固已甚矣且吾烹人之兄與其弟併有而事主頂併步縱彼畏天子之詔不敢動我獨不媿於心乎且陛下所以欲見我者不過欲一見吾面貌耳今斬吾頭馳三十里間形容尚未能敗猶可觀也遂自劉令客奉其頭從使者馳奏之帝曰嗟乎起自布衣兄弟三人更王豈不賢哉衡翻為之流涕而拜其二客為都尉發卒二千人以王者禮葬之在史記正義曰田橫墓既葬二客穿其冢傍孔皆自劉下從之帝聞之大驚以橫客皆賢餘五百人尚在使召之至則聞田橫死亦皆自殺初楚人季布為項籍將李姓也周八

季氏數奢辱帝數所角翻窘項籍滅帝購求布千金敢有舍匿罪三族含止也布乃髡為奴自賣於魯朱家翻以鐵束項籍其髮也鉗其炎朱家心知其季布也買置田舍身之洛陽見滕公說曰季布何罪臣各為其主用職耳一曰職主掌其事也為于偽翻項氏臣豈可盡誅邪今上始得天下而以私怨求一人何示不廣也且以季布之賢漢求之急此不北走胡南走越耳夫忌壯士以資敵國此伍子胥所以鞭荆

平之墓也伍子胥楚大夫伍奢之子也楚平王信讒而殺伍奢君何不從容為上言之從千滕公待間言於上如朱家指上乃赦布召拜郎中朱家遂不復見之復扶布母弟丁公亦為項羽將逐奢帝彭城西短

兵接帝急顧謂丁公曰兩賢豈相乞哉孟康曰丁公及彭城賴斷追上故曰兩賢也師古曰孟說非也兩此言而止也雖與賴斷同追而高祖獨賢固言也丁公引兵而還及項王滅丁公謁見遍翻帝以丁公徇

姓譜丁本自姜姓齊太公子謚丁公因以命氏

漢紀 太祖高皇帝

軍中古曰行示也曰丁公為項王臣不忠使項王失天下者也遂斬之曰使後為人臣無倣丁公也臣

光曰高祖起豐沛以來罔羅豪桀招亡納叛亦已多矣及即帝位而丁公獨以不忠受戮何哉夫進取之

與守成其勢不同當羣雄角逐之際民無定主來者受之固其宜也及貴為天子四海之內無不為臣苟

不明禮義以示之使為臣者人懷貳心以徼大利則國家其能久安乎是故斷以大義亂斷丁使天下曉然

皆知為臣不忠者無所自容而懷私結恩者雖至於活已猶以義不與也戮一人而千萬人懼其慮事豈

不深且遠哉子孫享有天祿四百餘年宜矣齊人婁敬成隴西姓譜婁邾婁國之後過洛陽脫輓輅蘇林

音凍洛之洛一木橫連車前一輓之三人衣羊裘因齊人虞將軍求見上虞將軍欲與之鮮衣婁敬曰

臣衣帛衣帛見衣褐衣褐見織毛布之衣也終不敢易衣於是虞將軍入言上上召見問之婁敬曰陛

下都洛陽豈欲與周室比隆哉上曰然婁敬曰陛下取天下與周異周之先自后稷封邰班志邰縣屬右

今武功故城是史記正義曰雍州武功縣西南二十三里故棗城是也說文曰邰炎帝之後積德索善古

累姓所封國棄外家也毛萇云邰姜嫄國堯以天因邰而生后稷故因封之於邰音吐才翻字十有餘世至于太王季文王武王而諸侯自歸之遂滅殷為天子及成王即位周公相焉乃營洛邑

以為此天下之中也諸侯四方納貢職道里均矣有德則易以王無德則易以亡故周之盛時天下和洽

諸侯四夷莫不賓服効其貢職及其衰也天下莫朝朝直周不能制也非唯其德薄也形勢弱也今陛下

起豐沛卷蜀漢定三秦卷讀與項羽戰滎陽成臯之間大戰七十小戰四十使天下之民肝腦塗地父子

暴骨中野不可勝數勝音升哭泣之聲未絕傷夷者未起夷與夷同創而欲比隆於成康之時臣竊以為不

侔也且夫秦地被山帶河四塞以為固卒然有急卒讀百萬之眾可立具也因秦之故資甚美膏腴之地

此所謂天府者也府聚也萬物所聚謂之天府陛下入關而都之山東雖亂秦之故地可全而有也夫與人聞不撻其

亢拊其背未能全其勝也張晏曰撻與托同促持之也今陛下案秦之故地此亦撻天下之亢而拊其背

也帝問羣臣羣臣皆山東人爭言周王數百年秦二世即亡洛陽東有成臯西有殽澠師古曰殽謂殽山

是也澠池倍河鄉伊洛陽城南故曰鄉倍蒲林翻鄉讀曰鄉其固亦足恃也上問張良良曰洛陽雖有此

固其中小不過數百里田地薄四面受敵此非用武之國也關中左轂函右隴蜀沃野千里師古曰沃者

土地皆有澆灌之利故曰沃野南有巴蜀之饒北有胡苑之利師古曰謂安定北地郡之北與胡相接之

獨以一面東制諸侯侯安定河渭漕輓天下西給京師漢漕關東之時自河入諸侯有變順流而下足

以委輸原曰委於傷切即委積之委此所謂金城千里天府之國也府者物所聚也天物所聚敬說是也

上即日車駕西都長安拜婁敬為郎中號曰奉春君賜姓劉氏師古曰凡言車駕謂天子乘車而行不敢

敬發事之始故曰奉春君也春君張晏曰春歲之始也今婁張良素多病從上入關即道引不食穀孟康曰道讀曰導服杜門不出

曰家世相韓及韓滅不愛萬金之資為韓報讎彊秦天下振動事見七卷秦始今以三寸舌為帝者師封

萬戶侯此布衣之極於良足矣願棄人間事欲從赤松子游耳師古曰赤松子仙人號也神農時為雨師

止西王母石室隨風雨上下炎帝少女追之亦得仙俱去臣光曰夫生之有死譬猶夜旦之必然自古及今固未有超然而獨存者

也以子房之明辨達理足以知神僊之為虛詭矣然其欲從赤松子游者其智可知也夫功名之際人臣

之所難處處呂翻如高帝所稱者三傑而已淮陰誅夷蕭何繫獄非以履盛滿而不止耶故子房託於神仙

遺棄人間等功名於外物置榮利而不顧所謂明哲保身者詩云既明且子房有焉六月壬辰大赦天

下秋七月燕王臧荼反上自將征之趙景王耳長沙文王芮皆薨九月虜臧荼子立太尉長安

侯盧綰為燕王班表太尉秦官掌武事漢制與丞相御史大夫為三公應劭曰自上安下曰尉據史綰家

與上同里開音汗閭也綰生又與上同日上寵幸綰羣臣莫敢望故特王之考異曰史記漢書高紀於

代地按樊噲傳從平韓王信乃還左丞相是時未項王故將利幾反利幾以陳令降上侯之穎川上至

為丞相又代地無反者噲傳亦無此事疑紀誤項王故將利幾反利幾以陳令降上侯之穎川上至

姓也姓譜楚公子食上自擊破之後九月治長樂宮程大昌雍錄曰長樂宮本秦之興樂宮周倫通利

項王將鍾離昧素與楚王信善昧莫曷項王死後亡歸信漢王怨昧聞其在楚詔楚捕昧信初之國行縣邑

陳兵出入孟翻六年冬十月人有上書告楚王信反者帝以問諸將皆曰亟發兵阬豎子耳帝默然又問陳平陳平曰人

固其中小不過數百里田地薄四面受敵此非用武之國也關中左穀函右隴蜀沃野千里師古曰沃

土地皆有灌溉之利故曰沃野南有巴蜀之饒北有胡苑之利師古曰謂安定北地郡之北與胡相接之阻三回而守

獨以一面東制諸侯侯安定河渭漕輓天下西給京師漢漕關東之利自河入諸侯有變順流而下足

以委輸康曰委於傷切即委積之委此所謂金城千里天府之國也府者物所聚也天物所要敬說是也

上即日車駕西都長安拜婁敬為郎中號曰奉春君賜姓劉氏師古曰凡言車駕謂天子乘車而行不敢

敬發事之始故曰奉春君也春君張晏曰春歲之始也今婁張良素多病從上入關即道引不食穀孟康曰道讀曰導服杜門不出

曰家世相韓及韓滅不愛萬金之資為韓報讎彊秦天下振動事見七卷秦始今以三寸舌為帝者師封

萬戶侯此布衣之極於良足矣願棄人間事欲從赤松子游耳師古曰赤松子仙人號也神農時為雨師

止西王母石室隨風雨上下炎帝少女追之亦得仙俱去臣光曰夫生之有死譬猶夜旦之必然自古及今固未有超然而獨存者

也以子房之明辨達理足以知神僊之為虛詭矣然其欲從赤松子游者其智可知也夫功名之際人臣

之所難處處呂翻如高帝所稱者三傑而已淮陰誅夷蕭何繫獄非以履盛滿而不止耶故子房託於神仙

遺棄人間等功名於外物置榮利而不顧所謂明哲保身者詩云既明且哲以保其身子房有焉六月壬辰大赦天

下秋七月燕王臧荼反上自將征之趙景王耳長沙文王芮皆薨九月虜臧荼壬子立太尉長安

侯盧綰為燕王班表太尉秦官掌武事漢制與丞相御史大夫為三公應劭曰自上安下曰尉據史綰家

與上同里開音汗開也綰生又與上同日上寵幸綰羣臣莫敢望故特王之此皆云使丞相曾將兵平

代地按樊噲傳從平韓王信乃還左丞相是時未項王故將利幾反利幾以陳令降上侯之潁川上至

為丞相又代地無反者噲傳亦無此事疑紀誤項王故將利幾反利幾以陳令降上侯之潁川上至

姓也姓譜楚公子食上自擊破之後九月治長樂宮程大昌雍錄曰長樂宮本秦之興樂宮周倫通利

采於利後以為氏項王將鍾離昧素與楚王信善昧莫曷項王死後亡歸信漢王怨昧聞其在楚詔楚捕昧信初之國行縣邑

陳兵出入孟翻項王死後亡歸信漢王怨昧聞其在楚詔楚捕昧信初之國行縣邑

六年冬十月人有上書告楚王信反者帝以問諸將皆曰亟發兵阮豎子耳帝默然又問陳平陳平曰人

上書言信反信知之乎曰不知陳平曰陛下精兵孰與楚上曰不能過平曰陛下諸將用兵有能過韓信者乎上曰莫及也平曰今兵不如楚精而將不能及舉兵攻之是趣之戰也趣讀曰促竊為陛下危之上曰為

之奈何平曰古者天子有巡狩會諸侯白虎通曰天子所以巡狩者何巡者循也狩者收也謂循行天下之謹敬重民之意也孟子曰天子巡守者巡所守也陛下第出偽游雲夢也第但會諸侯於陳陳楚之西界信聞天子以好出

游其執必無事而郊迎謁謁而陛下因禽之此特一力士之事耳帝以為然乃發使告諸侯會陳吾將南

游雲夢上因隨以行楚王信聞之自疑懼不知所為或說信曰斬鍾離昧以謁上上必喜無患信從之十

二月上會諸侯於陳信持昧首謁上上令武士縛信載後車信曰果若人言狡兔死走狗烹高鳥盡良弓

藏敵國破謀臣亡師古曰黃石公三畧之言天下已定我固當烹上曰人告公反遂械繫信以歸械者加以桎械因赦

天下田肯賀上曰陛下得韓信又治秦中如淳曰山東人謂關中為秦中師古曰謂關中秦地也秦形勝之國也張安曰得形勝之便也帶河

阻山地執便利其以下兵於諸侯譬猶居高屋之上建瓴水也如淳曰瓴盛水瓶也居高屋之上而翻瓴

夫齊東有琅邪即墨之饒師古曰二縣近南有泰山之固泰山在齊之南有濁河之限晉灼曰齊西北

過高唐高唐即平原也孟津號黃河故曰濁河也余謂孟津在水言其向下的缺順也建居偃翻瓴音鈴

河內去平原甚遠晉說失之拘蓋河流渾濁故謂之濁河也北有勃海之利索隱曰崔浩云勃海在齊東北

都賦云海旁出為勃名曰勃海郡余據班志地方二千里持戟百萬此東西秦也言齊地地形勝非親子弟

齊地北至勃海有高樂高城陽信重合之地

莫可使王齊者上曰善賜金五百斤上還至洛陽赦韓信封為淮陰侯信知漢王畏惡其能惡烏路翻多稱病

不朝從朝直通翻朝見也居常鞅鞅羞與絳灌等列鞅鞅志不滿也音於兩嘗過樊將軍噲噲拜送迎

言稱臣曰大王乃肯臨臣信出門笑曰生乃與噲等為伍伍為信怨望上嘗從容與信言諸將能將兵多少

從千容翻將上問曰如我能將幾何信曰陛下不過能將十萬上曰於君何如曰臣多多而益善耳上笑曰多多益善何為我禽信曰陛下不能將兵而善將將此乃信之所以為陛下禽也且陛下所謂天授非人力也 甲申始剖符封諸功臣為徹侯師古曰剖破也與其合符蕭何封酈侯班志酈縣屬南陽所

食邑獨多按班書功臣表蕭何封酈八千戶而曹參封平陽張良封留皆萬戶宜不得言何封邑獨多蓋

上書言信反信知之乎曰不知陳平曰陛下精兵孰與楚上曰不能過平曰陛下諸將用兵有能過韓信者乎上曰莫及也平曰今兵不如楚精而將不能及舉兵攻之是趣之戰也趣讀曰促竊為陛下危之上曰為

之奈何平曰古者天子有巡狩會諸侯白虎通曰天子所以巡狩者何巡者循也狩者收也謂循行天下之謹敬重民之意也孟子曰天子陛下第出偽游雲夢也第但會諸侯於陳陳楚之西界信聞天子以好出

游其執必無事而郊迎謁謁而陛下因禽之此特一力士之事耳帝以為然乃發使告諸侯會陳吾將南

游雲夢上因隨以行楚王信聞之自疑懼不知所為或說信曰斬鍾離昧以謁上上必喜無患信從之十

二月上會諸侯於陳信持昧首謁上上令武士縛信載後車信曰果若人言狡兔死走狗烹高鳥盡良弓

藏敵國破謀臣亡師古曰黃石公三畧之言天下已定我固當烹上曰人告公反遂械繫信以歸械者加以桎械因赦

天下田肯賀上曰陛下得韓信又治秦中如淳曰山東人謂關中為秦秦形勝之國也張安曰得形帶河

阻山地執便利其以下兵於諸侯譬猶居高屋之上建瓴水也如淳曰瓴盛水瓶也居高屋之上而翻瓴

夫齊東有琅邪即墨之饒師古曰二縣近南有泰山之固泰山在齊之南有濁河之限晉灼曰齊東北

過高唐高唐即平原也孟津號黃河故曰濁河也余謂孟津在水言其向下之缺順也建居偃翻瓴音鈴

河內去平原甚遠晉說失之拘蓋河流渾濁故謂之濁河也北有勃海之利旁跌出者橫在濟北故齊

都賦云海旁出為勃名曰勃海郡余據班志地方二千里持戟百萬此東西秦也言齊地地形勝非親子弟

齊地北至勃海有高樂高城陽信重合之地

莫可使王齊者上曰善賜金五百斤上還至洛陽赦韓信封為淮陰侯信知漢王畏惡其能惡烏多稱病

不朝從朝直過朝朝見也居常鞅鞅羞與絳灌等列鞅鞅志不滿也音於兩嘗過樊將軍噲噲拜送迎

言稱臣曰大王乃肯臨臣信出門笑曰生乃與噲等為伍信周勃灌將軍嬰過樊將軍噲噲拜送迎

從千容翻將即亮翻下同上問曰如我能將幾何信曰陛下不過能將十萬上曰於君何如曰臣多多而益善耳上笑

曰多多益善何為我禽信曰陛下不能將兵而善將將此乃信之所以為陛下禽也且陛下所謂天授非人力也甲申始剖符封諸功臣為徹侯師古曰剖破也與其合符蕭何封酈侯班志酈縣屬南陽所

食邑獨多按班書功臣表蕭何封酈八千戶而曹參封平陽張良封留皆萬戶宜不得言何封邑獨多蓋

諸人耳張良亦以丙午封諸人言何而不言良者蓋高祖功臣皆曰臣等身被堅執銳被皮多者百餘戰

先使良自擇齊三萬戶而良止受留萬戶故不敢言也

少者數十合今蕭何未嘗有汗馬之勞徒持文墨議論顧反居臣等上何也帝曰諸君知獵乎夫獵追殺

獸兔者狗也而發縱指示獸處者人也今諸君徒能得走獸耳功狗也至如蕭何發縱指示功人也師古

縱謂解網而放之也指示以手指示之今俗言放狗縱子用翻而讀者乃為蹤蹟之蹤非也書本皆不為

紹縱字自有還蹤之狗不待仲奇碑云洪氏隸釋曰元祐中洛州治河堤得漢北海淳于長夏卿碑其辭有曰

趙君碑云美其縱外黃令高彪碑云莫與比縱皆以縱為蹤蹟又傳發縱指示獸處顏師古注云書本皆

碑則漢人固多借用顏氏之注殆未必然也

良曰始臣起下邳與上會留見八卷此天以臣授陛下陛下用臣計幸而時中仲翻臣願封留足矣不敢

當三萬戶乃封張良為留侯封陳平為戶牖侯戶牖鄉名屬陳留郡陽武縣徐廣曰陽武屬魏地戶牖今為

郡蓋後陽武屬梁國耳徐又云戶牖今為東昏縣屬陳留與班書地理志同按是秦時平戶牖鄉屬陽武至漢

平辭曰此非臣之功也上曰吾用先生謀戰勝克敵非功而何平曰非魏無知臣安得進上曰若子可謂

不背本矣乃復賞魏無知平因無知見上事見九卷帝以天下初定子幼昆弟少懲秦孤立而亡欲大

封同姓以填撫天下填讀春正月丙午分楚王信地為二國以淮東五十三縣立從兄將軍賈為荊王

曰乃王吳地在淮東也余據班史時以故東陽郡郭郡吳郡五十三縣王賈東陽漢下邳地郭郡漢丹陽

地吳郡即會稽地蓋其地自淮東而南盡丹陽會稽也賈死後以其地王吳王濞故索隱云王吳地也如

淳曰荊亦楚也賈遠曰秦莊襄王名楚故改曰荊遂行於世晉灼曰舊伐荊楚自秦之先固已稱荊義隱

曰姚察按賈喜云總言荊者以山命國也今西南有荊山在陽羨界賈分封吳地而號荊王指取荊義隱

康地志陽羨縣本以薛郡東海彭城三十六縣立弟文信君交為楚王城後為楚國蓋封交之時得三郡

名荆溪從才用翻僅彭城數縣耳壬子以雲中鴈門代郡五十三縣立兄宜信侯喜為代王以膠東膠西臨菑濟北博陽

城陽郡七十三縣立微時外婦之子肥為齊王據此則博陽於秦楚漢兵爭之時亦嘗置郡矣自淮東至

謂與旁諸民能齊言者皆以與齊勝次於秦中故以封子肥七十餘城還齊也史記正義曰按割齊國形

子故大其都上以韓王信材武所王北近鞏洛南迫宛葉東有淮陽韓之分晉其地南至宛葉西北包

也孟說恐非陽所謂北近南迫言其境相迫近耳不屬韓也宛於元翹葉式涉翻

皆天下勁兵處乃以太原郡三十

資台通監

卷十一

漢紀

太祖高皇帝

五

一縣為韓國徙韓王信王太原以北備禦胡都晉陽信上書曰國被邊匈奴數入寇晉陽去塞遠請治馬

邑班志太原郡領二十一縣今以三十一縣為韓國蓋定襄未置郡故太原之境北被邊兼有鴈門之馬

曰秦馬邑城在朔州善陽縣界李奇曰被音被上許之上已封大功臣二十餘人其餘日夜爭功不決

馬之被師古曰被猶帶也皮義翻數所角翻未得行封上在洛陽南宮從復道望見諸將往往相與坐沙中語上曰此何語留侯曰陛下不知乎此謀

反耳上曰天下屬安定屬近也言近方安何故反乎留侯曰陛下起布衣以此屬取天下屬殊今陛下為

天子而所封皆故人所親愛所誅皆生平所仇怨今軍吏計功以天下不足徧封此屬畏陛下不能盡封

恐又見疑平生過失及誅故即相聚謀反耳上乃憂曰為之奈何留侯曰上平生所憎羣臣所共知誰最

甚者上曰雍齒與我有故怨數嘗窘辱我服虔曰未起之時與我有故怨也師古曰每以勇力困辱高祖

其有故怨矣雍齒於我欲殺之為其功多故不忍為于留侯曰今急先封雍齒則羣臣人人自堅矣於是上

乃置酒封雍齒為什方侯蘇林曰什方漢中縣也師古曰地理志屬廣漢非漢中也今則屬益州什音十

齒城今於城北而急趨丞相御史定功行封趙讀曰促漢之三公丞相職羣臣罷酒皆喜曰雍齒尚為侯

我屬無患矣臣光曰張良為高帝謀臣委以心腹宜其知無不言安有聞諸將謀反必待高帝目見偶

語然後乃言之邪蓋以高帝初得天下數用愛憎行誅賞數所或時害至公羣臣往往有缺望自危之心

故良因事納忠以變移帝意使上無阿私之失下無猜懼之謀

國家無虞利及後世若良者可謂善謀矣列侯畢已受封詔定元功十八人位次師古曰謂蕭何曹參

奚消夏侯嬰灌嬰傳寬斬飲王陵陳武王吸薛歐周昌丁復蟲達自第一至十八也余謂此但定蕭何等

元功十八人位次耳至呂后時乃詔作高祖功臣位次凡一百四十餘人師古所謂自蕭何至蟲達十八

故師古註功臣位次也云張耳及救並為無大功蓋以魯元侯平侯安得預元功十八人此說則得之皆曰平陽侯

曹參身被七十創攻城略地功最多宜第一創初良翻謁者關內侯鄂千秋進曰羣臣議皆誤郭本出姬

之後關內侯位次列侯第十九師夫曹參雖有野戰略地之功此特一時之事耳上與楚相距五歲失

軍士眾跳身遁者數矣師古曰謂輕身走出然蕭何常從關中遣軍補其處非上所詔令召而數萬眾會

上之乏絕者數矣又軍無見糧見賢蕭何轉漕關中給食不乏陛下雖數亡山東蕭何常全關中以待陛下此萬世之功也今雖無曹參等百數何缺於漢漢得之不必待以全奈何欲以一旦之功而加萬世之功哉蕭何第一曹參次之上曰善於是乃賜蕭何帶劍履上殿入朝不趨昭古者君子必帶劍所以衛身且持尺寸之兵草曰菲麻曰屨皮曰履屨履所以從軍軍容不入國故皆昭武備也秦法羣臣上殿不得

不許以上殿君前必趨崇敬也今賜何劍履上殿入朝不趨殊禮也上曰吾聞進賢受上賞蕭何功雖高得鄂君乃益明於是因鄂千秋所食邑封為安平侯索隱曰安平縣屬涿郡是日悉封何父子兄弟十餘人皆有食邑益封何二千戶上歸櫟陽夏五月丙午尊太公為太上皇師古曰太上者極尊之稱也皇君也天子之父故號

曰皇不預治初匈奴畏秦北徙十餘年及秦滅匈奴復稍南度河此北河也單于頭曼有太子曰冒頓韋昭曰冒音瞞師古曰莫安翻索隱曰冒音墨又莫報翻後有所愛閼氏匈奴之閼氏猶中國之皇后生少子頭曼欲立之少詩是時

東胡疆而月氏盛括地志涼肅甘沙乃使冒頓質於月氏致質音既而頭曼急擊月氏月氏欲殺冒頓冒頓盜其善馬騎之亡歸頭曼以為壯令將萬騎冒頓乃作鳴鏑應劭曰鏑箭也韋昭曰矢鏑飛則鳴余見今則凌風而鳴鏑音嬌號呼交翻習勒其騎射勒其所部使令曰鳴鏑所射而不悉射者斬之冒頓乃以鳴鏑自射其善馬

既又射其愛妻左右或不敢射者皆斬之最後以鳴鏑射單于善馬左右皆射之於是冒頓知其可用從頭曼獵以鳴鏑射頭曼其左右亦皆隨鳴鏑而射亦射而遂殺頭曼盡誅其後母與弟及大臣不聽從者冒頓自立為單于東胡聞冒頓立乃使使謂冒頓欲得頭曼時千里馬冒頓問羣臣羣臣皆曰此匈奴寶馬也勿與冒頓曰奈何與人鄰國而愛一馬乎遂與之居頃之東胡又使使謂冒頓欲得單于一閼氏冒頓復問左右又翻左右皆怒曰東胡無道乃求閼氏請擊之冒頓曰奈何與人鄰國愛一女子乎遂取所愛閼氏予東胡與下東胡王愈益驕東胡與匈奴中間有棄地莫居千餘里各居其邊為甌脫服虔曰甌脫作土室

之亦可勿與亦可於是冒頓大怒曰地者國之本也奈何子之諸言子之者皆斬之冒頓上馬令國中有後出者斬遂襲擊東胡東胡初輕冒頓不為備冒頓遂滅東胡既歸又西擊走月氏南并樓煩白羊河南

之亦可勿與亦可於是冒頓大怒曰地者國之本也奈何子之諸言子之者皆斬之冒頓上馬令國中有後出者斬遂襲擊東胡東胡初輕冒頓不為備冒頓遂滅東胡既歸又西擊走月氏南并樓煩白羊河南

之亦可勿與亦可於是冒頓大怒曰地者國之本也奈何子之諸言子之者皆斬之冒頓上馬令國中有後出者斬遂襲擊東胡東胡初輕冒頓不為備冒頓遂滅東胡既歸又西擊走月氏南并樓煩白羊河南

之亦可勿與亦可於是冒頓大怒曰地者國之本也奈何子之諸言子之者皆斬之冒頓上馬令國中有後出者斬遂襲擊東胡東胡初輕冒頓不為備冒頓遂滅東胡既歸又西擊走月氏南并樓煩白羊河南

之亦可勿與亦可於是冒頓大怒曰地者國之本也奈何子之諸言子之者皆斬之冒頓上馬令國中有後出者斬遂襲擊東胡東胡初輕冒頓不為備冒頓遂滅東胡既歸又西擊走月氏南并樓煩白羊河南

之亦可勿與亦可於是冒頓大怒曰地者國之本也奈何子之諸言子之者皆斬之冒頓上馬令國中有後出者斬遂襲擊東胡東胡初輕冒頓不為備冒頓遂滅東胡既歸又西擊走月氏南并樓煩白羊河南

之亦可勿與亦可於是冒頓大怒曰地者國之本也奈何子之諸言子之者皆斬之冒頓上馬令國中有後出者斬遂襲擊東胡東胡初輕冒頓不為備冒頓遂滅東胡既歸又西擊走月氏南并樓煩白羊河南

之亦可勿與亦可於是冒頓大怒曰地者國之本也奈何子之諸言子之者皆斬之冒頓上馬令國中有後出者斬遂襲擊東胡東胡初輕冒頓不為備冒頓遂滅東胡既歸又西擊走月氏南并樓煩白羊河南

之亦可勿與亦可於是冒頓大怒曰地者國之本也奈何子之諸言子之者皆斬之冒頓上馬令國中有後出者斬遂襲擊東胡東胡初輕冒頓不為備冒頓遂滅東胡既歸又西擊走月氏南并樓煩白羊河南

之亦可勿與亦可於是冒頓大怒曰地者國之本也奈何子之諸言子之者皆斬之冒頓上馬令國中有後出者斬遂襲擊東胡東胡初輕冒頓不為備冒頓遂滅東胡既歸又西擊走月氏南并樓煩白羊河南

之亦可勿與亦可於是冒頓大怒曰地者國之本也奈何子之諸言子之者皆斬之冒頓上馬令國中有後出者斬遂襲擊東胡東胡初輕冒頓不為備冒頓遂滅東胡既歸又西擊走月氏南并樓煩白羊河南

之亦可勿與亦可於是冒頓大怒曰地者國之本也奈何子之諸言子之者皆斬之冒頓上馬令國中有後出者斬遂襲擊東胡東胡初輕冒頓不為備冒頓遂滅東胡既歸又西擊走月氏南并樓煩白羊河南

之亦可勿與亦可於是冒頓大怒曰地者國之本也奈何子之諸言子之者皆斬之冒頓上馬令國中有後出者斬遂襲擊東胡東胡初輕冒頓不為備冒頓遂滅東胡既歸又西擊走月氏南并樓煩白羊河南

之亦可勿與亦可於是冒頓大怒曰地者國之本也奈何子之諸言子之者皆斬之冒頓上馬令國中有後出者斬遂襲擊東胡東胡初輕冒頓不為備冒頓遂滅東胡既歸又西擊走月氏南并樓煩白羊河南

之亦可勿與亦可於是冒頓大怒曰地者國之本也奈何子之諸言子之者皆斬之冒頓上馬令國中有後出者斬遂襲擊東胡東胡初輕冒頓不為備冒頓遂滅東胡既歸又西擊走月氏南并樓煩白羊河南

之亦可勿與亦可於是冒頓大怒曰地者國之本也奈何子之諸言子之者皆斬之冒頓上馬令國中有後出者斬遂襲擊東胡東胡初輕冒頓不為備冒頓遂滅東胡既歸又西擊走月氏南并樓煩白羊河南

王師古曰樓煩白羊遂侵燕代悉復收蒙恬所奪匈奴故地蒙恬奪匈奴地見七與漢關故河南塞至朝

那膚施班志朝那縣屬安定郡膚施縣屬上郡史記正義曰漢朝那故城是時漢兵方與項羽相距中國

罷於兵革罷讀以故冒頓得自彊控弦之士三十餘萬威服諸國秋匈奴圍韓王信於馬邑

信數使使胡求和解漢發兵救之疑信數間使有二心數所角翻間古使人責讓信信恐誅九月以馬邑

降匈奴匈奴冒頓因引兵南踰句注郡國志句注山險名在雁門陰館縣括地志句注山在代州鴈門縣

又音攻太原至晉陽帝悉去秦苛儀法為簡易去義推易以岐翻下同羣臣飲酒爭功醉或妄呼拔劍擊

柱呼火帝益厭之叔孫通說上曰叔孫本出姬姓夫儒者難與進取可與守成臣願徵魯諸生與臣弟子

共起朝儀通朝直帝曰得無難乎叔孫通曰五帝異樂三王不同禮禮者因時世人情為之節文者也臣願

頗采古禮與秦儀雜就之上曰可試為之令易知度吾所能行者為之易以鼓翻於是叔孫通使徵魯諸

生三十餘人師古曰通為使者而魯有兩生不肯行曰公所事者且十主皆面諛以得親貴通事秦始皇

主且幾也言幾及十主也今天下初定死者未葬傷者未起又欲起禮樂禮樂所由起積德百年而後可

與也師古曰言行德教百吾不忍為公所為公去矣無汙我汙烏叔孫通笑曰若真鄙儒也不知時變師

曰若汝也通與所徵三十人西師古曰及上左右為學者師古曰左右謂近臣與其弟子百餘人為綿裘

野外習之應劭曰立竹及茅索營之習禮儀其中也如淳曰謂以茅剪樹地為纂位尊卑之次也春秋傳

茅以立表位為施纂文曰苑月餘言於上曰可試觀矣上使行禮曰吾能為此乃令羣臣習肄肄七二翻

七年冬十月長樂宮成諸侯羣臣皆朝賀時未起未央宮故帝御長樂宮受朝賀及蕭何既起未央前殿

先平明師古曰未平明謁者治禮以次引入殿門陳東西鄉鄉治直之翻衛官俠陛衛官侍衛之官郎中及

使與挾同挾殿陛及羅立廷中皆執兵張旗幟幟昌於是皇帝傳警漢儀云帝輦動則左右侍衛者稱

而唱也或音夾及輦車周禮王后五路之早者也后從容宮中所乘非王引諸侯王以下至吏六百

警外也輦出房沈約曰輦車周禮王后五路之早者也后從容宮中所乘非王引諸侯王以下至吏六百

石墨漢吏六百石銅印以次奉賀莫不振恐肅敬至禮畢復置法酒禮畢謂朝禮畢也師古曰法諸侍坐殿

上皆伏抑首師古曰抑屈也謂依禮法不敢平坐而視以尊卑次起上壽觴九行謁者言罷酒御史執法舉不如儀者輒引去

執法即御史也杜佑曰御史之名周官有之蓋掌贊書而授法令非今任也戰國時亦有御史秦趙魏池之會各令書其事秦漢為糾察之任秦以御史監郡漢初定禮儀御史執法舉不如儀者輒引去是也

竟朝置酒無敢謹謹失禮者竟朝言朝禮與喧同許元朝於是帝曰吾乃今日知為皇帝之貴也乃拜叔

孫通為太常班表奉常秦官掌宗廟禮儀景帝中六年改賜金五百斤初秦有天下悉內六國禮儀采擇

其尊君抑臣者存之及通制禮頗有所增損大抵皆襲秦故自天子稱號下至佐僚及宮室官名少所變

改其書後與律令同錄藏於理官師古曰理官即農官也法家又復不傳民臣莫有言者焉臣光曰禮之為物大

矣用之於身則動靜有法而百行備焉用之於家則內外有別而九族睦焉行下孟翻用之於鄉則長幼

有倫而俗化美焉用之於國則君臣有叙而政治成焉治直翻用之於天下則諸侯順服而紀綱正焉豈直

几席之上戶庭之間得之而不亂哉夫以高祖之明達聞陸賈之言而稱善見下卷睹叔孫之儀而嘆息

然所以不能肩於三代之王者病於不學而已當是之時得大儒而佐之與之以禮為天下其功烈豈若

是而止哉惜夫叔孫生之器小也徒竊禮之糠粃以依世諧俗取寵而已穀皮曰糠穀不成曰粃與粃同遂使先王之

禮淪沒而不振以迄于今豈不痛甚矣哉是以楊子譏之曰昔者嘗有大臣史失其名曰何如其大也曰

叔孫通欲制君臣之儀召先生於魯所不能致者二人曰若是則仲尼之開迹諸侯也非邪曰仲尼開迹

將以自用也宋咸曰謂開布其迹於諸侯之國猶言歷聘也如委已而從人雖有規矩準繩焉得而用之焉於處翻善乎楊子之言也

夫大儒者惡肯毀其規矩準繩以趨一時之功哉惡音烏趨上自將擊韓王信破其軍於銅鞮班志銅鞮縣屬

上黨郡上黨記晉銅鞮伯華所邑去銅鞮故宮二十里唐屬潞州宋白曰縣有銅鞮水故名鞮丁案翻

趙苗裔趙利為王班志白土縣屬上郡括地志白土故城在鹽州白池東北九十里又云近延州余據班志

又曰曼上母之誤通典周水出白土縣西東入河師古曰國音銀今銀州銀水是則白土縣在唐銀州界按

漢匈奴使左右賢王將萬餘騎與王黃等屯廣武以南至晉陽班志匈奴置左右賢王左右谷蠡王最為

武故城在代州鴈門界向注山南杜佑曰代州鴈門郡治鴈門縣漢兵擊之匈奴輒敗走已復屯聚漢兵

漢廣武縣故城在西南宋白曰隋改廣武縣為鴈門避太子諱也漢兵擊之匈奴輒敗走已復屯聚漢兵

乘勝追之會天大寒雨雪大戴記曰盛陰之氣在雨水則凝滯而為雪雨子具翻自上而下曰雨後以義推士卒墮指者什二三師古曰什人之中二三墮指

上居晉陽聞冒頓居代谷史記正義曰代谷今屬州余據唐為代都蓋因代谷而名也唐屬雲州界欲擊之使人

覘匈奴覘丑廉翻又勑冒頓匿其壯士肥牛馬但見老弱及羸畜羸倫為翻畜許救翻使者十輩來皆言匈奴可擊

上復使劉敬往使匈奴復扶又翻未還漢悉兵三十二萬北逐之踰句注劉敬還報曰兩國相擊此宜夸於見

所長也見賢通翻示今臣往徒見羸瘠老弱此必欲見短伏奇兵以爭利愚以為匈奴不可擊也是時漢兵

已業行也見事已為而上怒罵劉敬曰齊虜以口舌得官今乃妄言沮吾軍沮才汝翻止也械繫敬廣武帝先至平

城兵未盡到冒頓縱精兵四十萬騎圍帝於白登七日班志平城縣屬鴈門郡服虔曰白登臺名去平城

地志朔州定襄縣本漢平城縣東北三漢兵中外不得相救餉帝用陳平秘計使使間厚遺閼氏陳平使

十里有白登山上有臺名曰白登臺漢兵中外不得相救餉帝用陳平秘計使使間厚遺閼氏陳平使

畫工番美女間遺閼氏謂秘計者以其失中國之體故秘而不傳聞古竟翻遺于李翻閼氏謂冒頓曰兩主

不相困今得漢地而單于終非能居之也且漢主亦有神靈單于察之冒頓與王黃趙利期而黃利兵不

來疑其與漢有謀乃解圍之一角會天大霧漢使人往來匈奴不覺陳平請令彊弩傳兩矢外鄉師古曰

附每一弩而加兩矢外從解角直出帝出圍欲驅太僕滕公固徐行至平城漢大軍亦到胡騎遂解去漢

亦罷兵歸今樊噲止定代地上至廣武赦劉敬曰吾不用公言以困平城吾皆已斬前使十輩矣乃封敬

二千戶為關內侯號為建信侯帝南過曲逆班志曲逆縣屬中山國張晏曰濡水於城北曲而西流故曰

曲逆縣後漢蒲陰縣曲逆讀皆如字文選高祖功臣贊注曰曲區句翻逆音遇非也顏之推曰壯哉縣吾

行天下獨見洛陽與是耳乃更封陳平為曲逆侯盡食之平從帝征伐凡六出奇計輒益封邑焉十二

月上還過趙趙王敖執子婿禮甚卑敖尚帝女魯元公上箕倨慢罵之師古曰箕倨謂伸兩脚其形如

晨兩足狀趙相貫高趙午等皆怒貫姓也原曰吾王孱王也孟康曰孱音溝淺之溝冀州謂乃說王曰天

下豪傑並起能者先立今王事帝甚恭而帝無禮請為王殺之張敖齧其指出血師古曰自齧其指出

約不肯漢也君何言之誤先人亡國賴帝得復國張耳亡國事見九卷元德流子孫秋豪皆帝力也蒙至

為于偽翻